

戀神

胡健
著

A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胡健 著



恋神

恋 裨

胡 健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72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91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2950册

ISBN 7-5008-0704-X/I·176 定价 4.45元

亲爱的读者

时间，可以使青苔千荣万枯，星月溃了再烂，却不能风化爱情。逝者如斯，来者如斯。你将看到，爱，曾经怎样逃亡、丑陋、囚禁、坠入陷阱；如何萎缩于铺天盖地的黑暗；人至纯至洁的情感，何以面对不洁的天空。绝望复绝望，情怎样惊心动魄，爱怎样沉沦又再生。置身其间，你不能不重温这最真实的梦境。还爱以真情真史，还人以原色原性，你将和主人公们一同步出虚饰，深入人间真境。

——编者

责任编辑：多人

装帧设计：潘岱予

楔 子

这是一片被弃的山谷。几座荒凉的只生长着低矮植物的秃山包，山脚下是一片没有围墙的灰乎乎的平房，它们原是旧县委的党校，也曾红火热闹过，但终于因为“文化革命”而不能长久地存在。

后来，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这里住下了一批医术精湛而思想和政治上却不那么合时宜的人们，建立起一座医院来，于是又有了各式各样的故事。

再后来，人们想起这段往事，谈起这片山谷，犹如亚当和夏娃失宠于上帝的那座失乐园，便称之为“失乐山谷”。

第一章

医院职工食堂炊事班长李保三刚弯好了几把炉铲，送到食堂后边小烧火间去，回来仰头看看天，又往南面云雾山方向望了好一会儿，嘴里嘟囔着：“哼，啥天呀，下午又得变……”

都五月了，这里才是初春。带着春寒的料峭，也带着春暖的慵懒。

李保三出了灶间，扯着嗓子就喊了几声：“小刘——，小刘——！”小刘是饲养员，每天这时候就该熬猪食了。没人应，他扭起脖子刚要再喊，忽见从女宿舍那排平房走过来一位高个子姑娘，眼生得很。她生得一副窄窄的脸，下巴尖尖的，还有点儿翘，谈不上太俊，可那双眼睛却大得特别，几乎在那张脸上都挤不开了。那姑娘起初只管自己走路，后来忽然有感觉似地朝李保三一抬眼，把个李保三吓了一跳，转身进了厨房，出了一身汗，他冲着正在洗菜的老洪头，嘘了一口，说：“嗨，了不得，……”

“啥？”

他没理老洪头，只顾自己低头笑，笑完了又嘟囔了几句。老洪头索性不去听他。那姑娘有那么一股劲儿，令李保三想了半天想不透。李保三这年有三十岁了，他的大部分生

活经验都是在家乡村里积累的。他认定，那姑娘准爱美，尽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年头谁也没什么怪样的衣服穿，可她蓝裤蓝褂，仍显得是穿了什么好衣裳；那姑娘还准爱惹人瞧，不声不响的，低眉顺眼的，可她心里明白准有人在偷着看她；还有，她准还没对象，刚刚那么一抬眼，李保三就明白了，她还惦着找个对象呢！章美亚知道自己漂亮，还要处处显得不明白自己多漂亮，对别人的注视还要迎以诧异的目光；她性格热情，却要在表面显得很冷淡，不愿让人们很轻易地接近她；她实际很精明，脸上却显得一无所知的单纯样儿。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如果不是经历得太多，是不会变得如此复杂的。

章美亚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炊事班长的注视，她一边舔着爆了皮的嘴唇，一边急急地向药房走去。她是昨天傍晚刚刚来到这里的，分在门诊部药房工作。不到十六个小时里，她就体验到了老天爷的三种脸色。昨晚是铺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的黄毛风，今天猛地却是个大晴天。晴得好象昨日的飞沙走石都是梦。被风打在脸上鸽子蛋般大的砂粒好象一下子都被万里晴空中缕缕的白云托走了，托得远远的，高高的，来不及道歉也不好意思留下赔礼了。刚刚早晨还是零下四度险些把脸绷裂的干冷，这会儿又是骄阳似火，赛过远古的十个太阳。刚才，她去她的临时住所——医院的一个小被服仓库里脱下了小棉袄，换上一身春秋穿的蓝卡其布外衣，领口小心翼翼地露出了一副绛红底黑白花图案的尼龙衬领，这是男朋友彭一德送给她的上海时下——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最流行的女用装饰品。

走到药房前，她再次把嘴唇湿了湿。药房门前的几棵山毛桃是全医院最早开花的树，它把枝伸到药房玻璃窗上边纸

糊的窗框上，险些就捅破窗纸了。这所医院是在原县委党校的旧地上建起来的，一式的平房，分东、西、中三大趟，每趟十排，治疗区在东排，生活区在西排，中排是院部、门诊和食堂、小卖部等服务辅助设施，最北边还有个篮球场。西边紧靠几座秃秃的小山包，猪圈、厕所、菜地，都沿着山根，象大寨田似地阶梯式排列，猪圈在最下边。

这所医院本是省医学院为了响应“6·26”指示，在此建的一座结核病院，后来却搞成了一个综合性医院。由于技术力量都是从医学院的几个附属医院调来的骨干，因此一下子，附近的几个工矿企业、农村社队都到这儿来就医，使得县医院有一阵“门前冷落车马稀”，险些散了摊子。当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还是结核病院有一个规模大、药品齐的药房。美亚被分在这里是很荣幸的。

章美亚第一天上班的任务是帮助韩司药清点仓库药品。刚才韩司药回去奶孩子，她才趁机回去换了衣服。当她回到药房时，只听得取药口正有人指名点姓地议论她：“……医学院院长的千金，好几个城里的医院都不去，偏来咱们这儿小山沟里，准有点儿什么原因。哼，也是，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人家也下不到这儿，这儿还不是发配咱们这号人的地方……”见她进来，那女人忙打住话头。

今天值班的是男司药刘广田，他一声不吭，只管把一大堆瓶瓶包包推出窗口。等对方说完，他才毫无表情地用鼻音哼着说：“哎，这可不对，让你上这儿来，是上级伟大的战略部署。”

“德性劲儿！”窗外骂了一声，然后小声问道，“哎，这个就是？……也不怎么样啊，让他们吹得……”好象章美亚在一旁是个东西而不是人。

刘广田回过头，见章美亚正搬着一箱生理盐水往架子上摆，他有点意外。今早章美亚来时，那副瘦削的肩膀和同样瘦削的面颊，使他一下子认定，这是个“林黛玉”，娇小姐，养尊处优惯了。现在“林黛玉”居然也搬起了有十二瓶五百毫升生理盐水的纸箱，他心里一阵好感，忙问她：“听见了？没什么。这是医院有名的‘好马快刀’，连她丈夫都管不了她……”

“没事，我不在乎。”美亚没动声色。她真的不在乎，如果刘广田知道了她过去的一点点，也不会这么大惊小怪地劝她了。

美亚是那种成熟得很早的城市女孩。虽然她只有二十岁，但她懂得一些人三十岁甚至一辈子也不会懂的事。她的父母共生了七个孩子，她是老六，大哥大姐都大她七岁、八岁。从她小学三年级起，就受到两个哥哥班上男同学的“追求”，小条子情书收了不少，开始还惶惑，但她心里隐约萌动的，因受到大男孩子保护和喜欢而来的满足和兴奋，使她很快就处之泰然了。放学的时候，有学校中学部的男生护着，绝对没有小男孩敢欺侮她，这种地位简直快把班上的男生气疯了。他们尽一切努力在课间休息时暗地里向她打石头而不让她发现，以免中学生的报复。一次下学，他们还在出校门前，集体“绑架”了她，因为中学生再大本事也不敢到校园里来找。他们把她架到操场西边的墙根下，用柳枝当鞭子抽她脚下的土，让她发誓和班上的“小霸王”吕秋生好，而且大家作证，他俩就算“结婚”了。后来她告诉了中学生们，吕秋生挨的那顿臭揍，管保他一辈子也不敢想章美亚了。

章美亚渐渐处之泰然，男孩子们为她打，为她闹，为她

哭，为她笑，她都不往心上去，好象这都是十分自然的事。她需要男孩子们的簇拥，不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过，她内心里对男人的态度都是鄙视的。男孩子们除了惯坏了她的脾气，还教会她看不起他们自己。有时，不相识的男孩借口来和她搭话，她都会忍不住笑起来，笑人家目的的昭然，也笑人家遮不住目的的表演。

成年以后，她才开始觉得选择的逼近。哥哥们的那些同学都一声不响地结了婚，人大了，价值观也变得成熟了，实际了。原来追她最紧的董必胜，毕业后被分到了西北国防基地，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人生除了追求美，还有别的事要做……”大哥幸灾乐祸地说：“脸蛋漂亮有什么用？几眼就看腻了。”

剩下的，还坚持追她的，一个是上海的彭一德，另一个是北京的韩康。她都不满意，又都舍不得。彭一德的情书写得最好看，情真意切，每封信都能吸引她看上好几遍，信中所写的都使她温暖感动，次次都险些使她爱上他。然而几百封信也弥补不了在一起甚至仅仅一小时所造成的遗憾。彭一德个头、形象都很平常，然而那一身女人气，真是中国一半女性都要自愧不如的。做手势时小拇指总是翘着，讲起话来，是塑造的奶声奶气的柔和腔调，走路步子很碎，象练了一辈子花旦走台步落下的毛病。美亚前年路过上海，与彭一德共处六个小时，下定决心绝不面对面坐着讲话之外的任何事情，以致既没和他逛逛大街，也没有出去吃饭。美亚走时，彭一德跪在她面前哭了，希望美亚允许他继续给她写信，仅此而已。美亚也但愿如此。而那个韩康正相反。模样很强悍，信不会写什么，却很会玩，家里级别也高，只是行为粗鲁得很。美亚和他在一起，是处处提防着，但想到将

来，她也不排除嫁给他的可能。

李保三刚刚把米下了锅，就看见徐园园从南边跑过来。徐园园瘦瘦的，十八岁的姑娘十六岁的骨头架子，却长着出奇的两条长腿。她左一脚右一脚地闪躲着地上的石块、沟坎，一下子就跑到厨房门口，见了李保三才停下来。“老三，见于大夫了吗？”

“于墨竹？没有。什么事？”

徐园园带着夸张的藐视态度说：“找大夫的事，你管得了吗？”

“傻园园，你去问于大夫，剋猪的活儿她会干吗？嘻嘻嘻嘻……”

“老三不要脸！”园园跑了，老三还站了半天。园园比去年刚来时胖多了。那时，苍白的小脸儿，一顿只吃半碗小米饭，遇上窝头只吃一口。老三一次和她开玩笑，问她：“你妈是送你进小儿科来的吧？要不要给你订磅牛奶？”园园果然天真地问：“这儿真的还给订牛奶呀？”惹得饭厅里人都笑了。从此，老三总爱跟园园开玩笑。有次吃红烧肉，老三让园园称呼他一声，叫对了就给双份。园园怯怯地盯着他看，不知道该叫什么，老三摸摸胡子说：“什么人才长胡子呀？”园园傻乎乎地说了声：“叔叔”。老三乐不可支。可他老三开心归开心，实际中对傻园园就特别地照顾起来。一年后，园园长了个子，也胖了些，加上每天打羽毛球，逐渐健康起来。

徐园园气喘吁吁地跑到东南角最前面两排平房，那是外科病房，挨着排找，才找到于墨竹。她正在查房。“于大夫！”她喘着粗气，把于墨竹拉到一边，俯在她耳朵上说了

一会儿，说得于墨竹痒得直躲，说完，于墨竹被逗笑了。
“傻园园，什么大事呀，我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呢！”然后，她犹豫了一下，“你先回去劝劝她，我得查完房。还有，新同志的床你找个男同志帮你领一个来，最好你下午上班前安排好。”

又细又弱的徐园园回去路上跑跑走走，象被风吹了走似的。“通”地一声撞进宿舍，才想起内科护士何玉芬还躺在于墨竹床上哭呢。何玉芬被园园吓了一跳，狠狠瞪了她一眼，又继续哭。园园吓得也不敢吭声，就坐在对面床上看着她发呆。何玉芬生性泼悍，她在内科当护士，但全院工作人员连病号，没人敢惹她。她丈夫王合升是于墨竹大学同学，也是医院唯一不怕何玉芬的人。这天不知怎么了，王合升竟然把何玉芬气哭了，徐园园心里好大疑惑。一会儿，听她哭累了，哭声渐弱，园园才战战兢兢地告诉她：“何护士，于大夫说，查完房才能来。”

没等何玉芬答话，园园就蹑手蹑脚溜出门来，象出笼的鸟儿似的，跑到前排男宿舍，找人搬床去了。

何玉芬与王合升当初结合就很出人意外。他俩原来都在医学院附属三院。王合升的女友也是三院的护士，那姑娘无论容貌、性格还是聪明劲儿，都比何玉芬强得多。于是谁也没有想到，当省里宣布，为响应“6.26”指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要在山区办分院时，何玉芬却与王合升一起报了名，并且很快领了结婚证。分院建起来没五个月，何玉芬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对这种低档结合，人们给予了充分的想象。而关于他俩前前后后的传说，也一度丰富了远离城市扎根山沟的人们的空虚的精神世界。

于墨竹是少数几个不歧视不回避他们的人之一。她为人

正直、大度，是外科党支部委员，因为她常去王合升家里坐坐，也对缓和他们夫妇俩与周围关系的紧张起了很大作用。何玉芬在这点上也略感知恩了。

当徐园园把新床搬回来的时候，何玉芬已经坐了起来，令园园松了口气，帮她搬床的男护士小徐斜睨着何玉芬，向园园做了个鬼脸，园园一下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何玉芬立刻怒目而视，吓得园园捂着嘴就跑了出去。迎面看见大救星于墨竹，正缓缓走来。于墨竹大学时代练过舞蹈，曾是大学晚会上“蝶恋花”的独舞者，走起路来娉娉婷婷，虽是衣宽裤肥，但胸腰胯曲线毕露，动人而不招摇；一步一式极富节奏感而又不做作。医院里有的是比她年轻漂亮的女孩，可谁也没有她那个味儿，带着事业女性的聪颖，透着艺术幻想的飘逸，还有成熟的二十九岁女人的通达，因此谁也没有她引人注目。多少女孩暗地里模仿她，可那种风度，让人看着实实在在，学起来谁也学不象。至于于墨竹为什么还没结婚，没人能说得清，连她的老同学王合升也不知底细。姑娘们盼着她快结婚，因为那样，她就只属于一个人而不是全医院了；男人们关心她的婚事，既怕她过早地属于哪一个人，又想看看究竟她会嫁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她的崇拜者们，如外科护士徐园园、傅丽等等才敢于得出“准确”答案：这个破地方没有配得上她的人！遇到这种问题，于墨竹自己总是置之一笑。

园园让于墨竹自己进了屋。她该去药房找那个章美亚去了。昨天晚上她俩见过一面，医务处老龚送章美亚到那个小库房住下，临走顺路敲了敲园园的门，让她给新同志端盆热水去。外面刮着黄毛风，等园园把水端去时，水面上早已浮上一层黄土。看着章美亚犹豫的样子，园园表现机智地找来一

张纸，竖起来一刮，一下子就把黄土刮开了。她很为自己的聪明而自豪。

“刘司药，章美亚在吗？”取药窗口出现了一张怯生的面孔和一副怯生的声音。章美亚抬起头。窗外是一张除了白没有其他特征的脸，上面没有一丝可以算上表情的表情，只是声音里流露着关切和一种责任感。美亚凑近窗口。她想起来了，这是昨晚给她端水的姑娘，外科的团小组长，临走时还关心地问她是不是团员，见美亚摇头，倒象她不好意思，转眼就跑了。徐园园在取药窗口外面看着她，好象等她开口，美亚只好问道：“什么事？”

“没什么事，看看你工作的情况。”团小组长的腔调使得徐园园一本正经的胆怯样儿有几分滑稽。

美亚忍不住笑了。徐园园拘谨地点点头。她是那种女孩，对外界反应过于注意，一切以外界反应为标准，生怕别人对自己不满意，一举一动都恨不得看着别人的眼色来。这时，她不停地看刘司药，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的床安在我们宿舍了，”她又看了一眼正忙着捡药的刘广田，“你去把行李搬过来，行吗？因为我是下午班，一会儿就没人帮你了。”

美亚看看刘广田，刘广田故意绷住脸，凶狠地说：“上班时间，干完活儿再去。”

徐园园小脸一闪，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刘广田这才哈哈大笑起来。“园园这孩子不错，我最喜欢逗她。别看平时这个可怜样儿，工作还不错。”

“你把她吓坏了。”美亚说。

刘广田大大咧咧地说：“吓不坏，这丫头跑得可快呢，一跑远了，她就不害怕了。”

这时，韩司药也回来了。她抱歉地对正忙着清理药架的

美亚道了声“辛苦”。韩司药这年不过二十四岁，比美亚才大四岁，但因为已有了孩子，就十分的不讲究。一头直茬茬的短发，显然只是用手指头挠了挠，衣服肥大不说——这是时代的样式——胸前两大块奶渍，湿了干，干了湿，都硬得快成杨门女将铠甲上的护胸了；裤子膝盖前边是松松垮垮的大鼓包，膝部后边横褶百十条，裤脚因此翘起来，露出起码十公分的脚脖子。

见美亚打量她，韩司药尴尬地一笑，赶快穿上白衣，说：“唉，女同志就是别结婚生孩子。谁不知道爱个好呀，可你根本没时间；有了孩子，当妈的衣服就当抹布了。”

刘广田扭头看她俩，搭讪道：“小韩前两年也光鲜着呢，看着吧，没多久，小章也快了。”

美亚脱口而出：“我可不结婚。”

刘广田一笑：“哪个姑娘都这么说，可是一个比一个快，都成了媳妇……”

韩司药听出了美亚声音里的鄙夷，没吭声。谁还不了解谁，说多了没好处。刘广田看美亚没再说话，也自知说过分了。美亚心里有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院长偏偏把千金往山沟里塞，也必有缘由；还有，这么漂亮风流的姑娘长到二十岁，若说没谈过恋爱，谁也不会信的。他倒不是诚心刺激人家，不过是想尽快和她熟悉起来。

这时，紧连着的门诊部走廊里脚步杂沓，门诊挂号护士小常在取药口匆匆说了声“烧伤”，就火烧火燎地走了。刘广田迅速跳下转椅，从药架上一瓶瓶一包包地把生理盐水、5%葡萄糖液、冰硼散、药用香油、血余炭等等堆放在窗口，果然，立刻就有一位青年农民来取药，刘广田把青霉素和链霉素注射剂、破伤风注射液先交给对方，让他先走一

步，拿不了的几个大瓶，他说：“我去送。”

美亚在门口接过那些药瓶，说：“你值班，我去吧。”

刘广田不好推辞，连忙补上一句：“小章呀，送完药你就回去搬家吧！”

当章美亚走出门诊部时，猛不丁，门外边顺墙根站起一个人来，是徐园园。原来她是在此等美亚呢，顺便晒晒太阳。美亚听后，笑了起来。看徐园园那张苍白的小脸，象罩着一层塑料薄膜，无论如何是晒不透了。

园园和美亚并排走着。一会儿，园园严肃地“嗯”了一声，问道：“小章，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

这就是那个时代，政治生命是第一的。青年人为了政治上的前途甚至能够抛弃正在挨整挨斗的父母。然而大部分青年并没有面临过这类考验。因此徐园园万万没想到，章美亚竟会毫无政治进取心。章美亚象听笑话似地望着她，边笑边说：“没——呢，你帮我写一份？”

徐园园不知所措，眼睛窘得不知该看哪儿，一抬眼，伙房门口李保三叉手抱在胸前，正向她挤鼻子弄眼儿呢。徐园园鄙夷地瞪了他一眼。

美亚也看见了，又忍不住笑，问：“这是谁？”

“李保三呗！炊事班长。”一九六六年以后，全国学解放军，地方上的称呼全随着军队编制改了。

“嘴够贫的吧？”美亚饶有兴趣。

“可不是。”徐园园又回头瞥了一眼老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然后一跳脚说，“我先去通知一下，”就朝宿舍跑去。

当她象兔子一样冲进屋的时候，何玉芬刚刚又停止了抽泣。她正在讲她和她丈夫旷日持久的一场冷战终于以热战形